考亭淵源録

考亭淵源録卷之十九

劉孟容

劉孟容字公度隆興府人初從族父

筮仕爲袁州分宜簿歷守長沙南康

備遺

先生答公度書曰示喻爲學之意終覺有好高欲速之弊講學不厭其詳凡天下事物之理方册聖賢之言皆須仔細反覆究竟至於持守𨚫無許多事若覺得未穩只有黙然加功着力向前耳今聞廢書不講而反以持守之事爲講說之資是乃兩失其宜下梢

弄得無收殺只成得杜撰揑合而已至謂彼中朋友只有季章一人可望此未論其許與之當否然其言之發亦太輕矣舊見公度不如此只此便是所學效驗向見伯恭說孔子順答魏王問天下之高士而曰世無其人此一句似全不是孔子家法此言有味

奮發猛舍之喻甚善然須常以義理浸灌涵養庶幾可以深固久遠不然一時意氣恐未可恃也如何便敢自保不復變耶

寃觀聖門教學循循有序無有合下先求頓悟之理但要持守省察漸漸久漸熟自然貫通即自有安穩受

用處耳千岐萬徑雜物並出皆足以惑世誣民其信之者旣陷於一偏而不可救其不信者又無正定趨向而泛濫於其間是亦何能爲有無耶乎父相處覺得如何似亦未有箇立脚處也因書更勸勉之

先生答劉季章書曰公度近亦得書自是不肯求去致得如此潘友者近亦遭逐正與公度事體一般此輩進不能爲君子退不能爲小人不與人出氣令人積悶也

劉季章

備遺

先生答李章書曰賢者比來爲學如何雖未相見然覺得多是不曾寬着心胸細玩義理便要扭捏造作務爲切已所以心意急迫而理未大明空自苦而無所得也

所喻爲學之意甚善但覺如此私下創立條貫太多指擬安排之心太重亦是大病子約自有此病賢者從來亦未免此今又相合打成一片恐非所以矯偏補敝而趨於顯明正大之塗也聖賢教人自有成法其閒又自有至簡約極明白處但於本原親切提撕直便向前着實進步自可平行直達逍遥向上何必

如此紆曲繚繞百種安排反令此心不虛轉見昏滯耶

季章近讀何書作何事業工夫意思比舊如何不知後來於鄙說能信得及否近來福州得黃直卿南康得李敬子說誘得後生多有知趨向者雖未見得久遠如何然便覺得此箇氣脉未至斷絕將來萬一有可望者都是近上一種老成朋友若得回頭便可倚賴乃復安於舊習不肯放下深可嘆惜耳益公聞甚康健終日應接不倦深爲可喜熹則衰病日益沉痼死生常理無足深計但恨爲學未副夙心目前文字

可以隨分發明聖賢道意毋示後來者筆削未定纂
集未成不能不耿耿耳

曾祖道

曾祖道字擇之初從劉子澄遊既又從陸子靜慶元
丁巳三月見先生於考亭先生曰甚荷遠來然而不
是時節黨事方起能無所畏乎忽然被他來理會碇
公進取如何曰此是自家身己上事此外何足議先
生曰見衡州如何曰衡州開明大體使人知所向慕
曰如何做工夫曰却是無下手處先生曰向來亦見
廬陵諸公有問目之類大綱寬緩不是斬釘截鐵只

做一場話說若如此悠悠恐虛過歲月熹以前與朋友往來亦是如此後來欽夫說道凡肯向此者只如此放過了不特使人泛然來行一遭便道我曾從其人處講論一向胡說反爲人取笑亦是壞了多少好氣質底若只悠悠地去可惜今後須是要成就得一二人不妨是吾輩事業自後相過者這裏直是不放過也祖道又曰頃年亦嘗見陸象山先生曰這却好商量公且道象山如何曰象山與祖道言目能視耳能聽鼻能知香臭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運動如何更要甚存誠持敬硬要將一物去治須要如此做

甚詠歸舞雩自是吾夫子家風祖道曰是則是有此
理恐非初學者所到地位象山曰吾子有之而必欲
外爍以爲本可惜也祖道曰此恐只是先生見處今
使祖道便要如此恐成猖狂妄行蹶蹈乎大方者矣
象山曰纏擾舊習如落陷穽卒除不得先生曰陸子
靜若信人點化是多少明快蓋有不得不任其責者

備遺

先生答擇之書曰禮即理也但謂之理則疑若未有
形迹之可言制而爲禮則有品節文章之可見矣
所論曾點大意則然但謂漆雕開有經綸天下之志

則未必然正是已分上極親切處自覺有未盡耳雖其見處不及曾點之開濶得處未至如曾點之從容然其工夫精密則恐點有所不逮也以此見二人之規模格局大槩不相上下然今日只欲想像聖賢胸襟灑落處却未有益須就自家下學致知力行處做工夫覺得極辛苦不快活便漸見好意思也

林補

林補字退思溫州永嘉人仕為四川分司茶馬幹官

備遺

先生答退思書曰來示備悉學者之志固不可不以

遠大期思然觀孔門之教不過孝弟忠信持守誦習之間而於所謂學問之全體初不察察言之也若其高第弟子多亦僅得其一體夫以夫子之聖諸子之賢其於道之全體豈不能一言盡之以相授納而顧為是拘拘者以狹道之傳畫人之志何哉蓋所謂道之全體雖高且大而其實未嘗不貫乎日用細微切近之間苟悅其高而忽於近慕於大而畧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跂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故聖人之教循循有序不過使人反而求之至近至小之中博之以文以開其講學之端約之以

禮以嚴其踐履之實使之得寸則守其寸得尺則守其尺如是久之日滋月益然後道之全體乃有所向望而漸可識有所循習而漸可能自是而往俛焉孳孳斃而後已而其所造之淺深所就之廣狹亦非可以必諸而預期也故夫子嘗以先難後獲爲仁又以先事後得爲崇德蓋於此小差則心失其正雖有鑽堅仰高之志而反爲謀利計功之私矣仁何自而得德何自而崇哉

李唐咨

李唐咨字堯卿

備遺

先生問堯卿今日看甚書曰只與安卿較量下學處曰不須比安卿公年高且據見定底道理受用安卿後生有精力日子長儘可潤着步去

堯卿問前承教只據見定道理受用日用間已見有些着落事來也應得去不似從前走作曰日用間固是如此也須隨自家力量成就去看如何問工夫到此自是不能間斷得曰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這箇工夫常恁地昔李初平欲讀書濂溪曰公老無及矣只待我說與公二年方覺悟他既讀不得書濂溪

說與他何故必待二年之久覺悟二年中說多少事想見事事說與他不道今日一說明日便頓悟成箇別一等人無此理也公雖年高更着涵養工夫如一粒菜子中間含許多生意亦須是培壅澆灌方得成不成說道有那種子在此只待他自然生根生苗去

堯卿問事來斷制不下當何以處之曰便斷制不得也着斷制不成掉了又問莫須且隨力量做去曰也只得隨力量做去又問事有至理理有至當十分處今已看得七八分待窮來窮去熟後自解到那分數足處曰雖未能從容只是熟後便自會只是熟只是

熟

方誼

方誼字賓王

備遺

先生答賓王書曰大學之序自格物致知以至於誠意正心不是兩事但其內外淺深自有次第耳非以今日之誠意正心爲是即悔前日之格物致知爲非也

存養之功亦不專在靜坐時須日用動靜之間無處不下工夫乃無間斷耳心性情之說亦已得之但性

即理也今以爲萬理之所自出又似別是一物康節先生云性者道之形體此語却似親切也又云靜而不知所存則性不得其中性之必中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但爲人失其性而氣習昏之故有不中而非性之不得其中也

性者道之形體乃擊壤集序中語其意蓋曰性者人所稟受之實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也事物之理固具於性但以道言則冲漠散殊而莫見其實惟求之於性然後見其所以爲道之實初不外乎此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亦以此而言耳

所驗涵養本源之功。誠易間斷。然纔覺得間斷。便是相續處。只要常自提撕。分寸積累將去。久之自然接續。打成一片耳。講學工夫亦是如此。莫論事之大小理之淺深但到目前即與理會到底久之自然浹洽貫通也

方任

方任字若水高祖道輔與伊川同學任淳熙丁未登第爲漳州長泰縣簿秩滿陞從事郎知潭州寧鄉縣未上而卒

備遺

先生答若水書曰龍巖之行若問得實使無罪者不以究死而有罪者無所逃刑此非細事也靜退之說亦甚善但今亦未是教人求退只是要得依本分識廉耻不敢自衒自鬻以求知求進耳然亦須是讀書窮理方寸之間洞見此理知得不求只是本分求着便是罪過不惟不可有求之之迹亦不可萌求之之心不惟不得說着求字亦不可說着不求字方是真能自守不求人知也

徐文卿

徐文卿字斯遠玉山人晚第進士未注官卒有詩文

集

備遺

先生答斯遠書曰趙昌父志操文詞皆非流輩所及至此適值悲撓未能磬竭所懷然大槩亦已言之不過欲其刊落枝葉就日用間深察義理之本然庶幾有所据依以造實地不但爲騷人墨客而已斯遠亦不可不知此意故此具報幸有以交相警切爲佳耳

先生答趙昌父書曰斯遠殊可念吾人當此境界只有箇固窮兩字是着力處如其不然則墮坑落塹無有是處矣尤是文士巧於言語爲人所説易入邪徑

如近世陳無已之不見章雷州呂居仁之不答梁師成蓋絕無而僅有者也

徐彥章

備遺

先生答斯遠書曰彥章守舊說甚固乃是護惜已見不肯自將來下毒手彈駁如人收得假金不敢試將火煅如此如何得長進僧家有琉璃瓶子禪之說正謂此耳

彥章議論雖有偏滯不通之病然其意思終是靠裏近實有受用處也

先生答彥章曰示喻主善之云甚佳但善中有動靜二者相對而言則靜者爲主而動者爲客此天地陰陽自然之理不可以寂滅之嫌而廢也更望虛心平氣以思之久必有合矣若固舊聞舉一廢百懼非所以進於日新也

廖謙

廖謙字益仲一字德之衡州衡陽人

備遺

先生問謙曾與戴肖望相處如何曰亦只商量舉子程文曰此是一厄人過了此一厄當理會學問今人

過了此一厄又去理會應用之文作古文作詩篇亦是一厄須是打得破方得

德之看文字尖新如見得一路光明便射從此一路去然爲學讀書寧詳毋畧寧近毋遠寧下毋高寧拙毋巧若一向單過不知仔細便看書也不分曉

趙希漢

趙希漢字南紀岳陽人僑居邵武軍第進士嘗知福州福清縣清正有經畧生平慕趙廣漢爲人以鉤鉅得事情而吏民銖兩奸欺皆知之苟有犯法雖公卿子弟不貸頗以嚴急鬧在福清人人側足而立時號

趙闇羅

備遺

文公與劉崇之書曰希漢却有才但當裁其過甚

廖晉卿

備遺

晉卿請讀何書先生曰公心放已久精神收拾未定且收斂精神方可商量讀書繼謂之曰玉藻九容處且去仔細體認待有意思却好讀書

黃謙

黃謙南安人父命之入郡學習舉業徑棄去從學於

文公公曰既是父命習舉業何不入郡學舉業與理
學不相妨如拂父之命則父子相夷矣何以學為

趙蕃

趙蕃字昌甫玉山人初以父陽蔭補官三調皆不赴
後為太和主簿受知楊萬里調辰州司理叅軍與郡
守爭獄罷人以為直始蕃受學於劉清之清之守衡
州乃求監安仁贍軍酒庫因以卒業至衡而清之罷
蕃即丐祠從清之歸其後真德秀書之國史曰蕃之
於師友之際蓋如此肯負國乎家居連書祠官之考
者三十有一 理宗即位與太社令劉宰同召不拜特

改奉議郎直秘閣又辭奉祠得致仕轉承議郎依前直秘閣卒年八十七蕃年五十時猶問學於朱熹旣老猶慮末路之難命所居曰難齋蕃賦性寬平與人樂易而剛介不可奪丞相周必大與蕃契厚加引薦蕃竟不受宰嘗言曰文獻之家典刑之彥巍然獨存猶有以繫學者之望者蕃一人而已信州守吳旂乞錄其後詔其子遂補上州文學遂亦力辭又詔以承務郎致仕與一子恩澤景定三年秘閣修撰鄭協請謚文節

備遺

呂甫言學者工夫多間斷先生曰聖賢教人只是要救一箇間斷因說學者工夫間斷謂古山和尚自言喫古山飯阿古山矢只是看得一頭白水牯牛今之學者却不如他

胡大時

胡大時字季隨五峯之季子師事張敬夫後從學於晦菴

備遺

晦菴答季隨書曰道理無形影唯因事物言語乃可見得是非理會極仔細即道理極精微古人所謂物

格知至者不過是就此下功夫近日學者說得太高了意思都不確實不曾見一書一事徹頭徹尾東邊縛得幾句西邊縛得幾句都不曾貫穿浹洽此是大病有志之士尤不可以不深戒也

熹杜門衰病如昔但覺日前用力泛濫不甚切已方與一二學者力加鞭約為克已求仁之功亦粗有得力處也

道不可離可離非道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乃是徹頭徹尾無時無處不下工夫欲其無須臾而離乎道也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

故君子謹其獨乃是上文全體工夫之中見得此處是一念起處萬事根原又更緊切故於此加意省察欲其自隱而見自微而顯皆無人欲之私也此是兩節文義不同詳畧亦異前段中間着是故字後段中間又着故字各接上文以起下意前段即卒章所謂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後段即卒章所謂內省不疚無惡於志文義條理大小甚明從來說者多是不察將此兩段只作一段相纏說了便以戒慎恐懼不睹不聞為謹獨所以雜亂重複更說不行

元善書說與子靜相見甚款不知其說如何大抵欲

速好徑是今日學者大病向來所講近覺亦未免此以身驗之乃知伊洛拈出敬字真是學問始終日用親切之妙近與朋友商量不若只於此處用力而讀書窮理以發揮之真到聖賢究竟地位亦不出此坦然平白不須妄意思想頓悟懸絕處徒使人顛狂粗率而於日用常行之處反不得其所安也不審別後所見如何幸試以此思之似差平易悠久也

目昏不能多看文字閒中却覺看得道理分明向來諸書隨時修改似亦有長進處恨相去遠不得朝夕討論也大抵為學不厭卑近愈卑愈近則工夫愈實

而所得愈高遠其直爲高遠者則反是此不可不察
也
閒中時有朋友遠來講學其間亦有一二可告語者
此道之傳庶幾未至斷絶獨恨相望之遠不得聚首
盡情極論以求眞是之歸尚此恨恨耳君舉先未相
識近復得書其徒亦有來此者折其議論多所未安
最是不務切己惡行直道尤爲大害不知講論之間
頗亦及此否
屏去私心然後可以求其理之所在若不如此而只
欲以言語取勝則雖累千萬言終身競辯亦無由有

歸着矣何名爲講學哉故熹不敢復爲論說以增前言之贅其自謂灑落者。乃是疎畧放肆之異名耳。如何能到真實灑落地位耶。且做三五年辛苦不快活底工夫久遠須自有得力處所謂先難而後獲也灑落兩字本是黄太師語後來延平先生拈出亦是且要學者識箇深造自得底氣象以自考其所得之淺深不謂不一再傳而其弊乃至於此此古之聖賢所以只教人於下學處用力至於此等則未之嘗言也熹憂患侵凌來日無幾思與海內知友痛相切磨以求理義全體之至極無之來世以繼聖賢傳付之望

而離羣索居無由會合如季隨者尤所期重而相去甚遠再見恐不可期此可爲深歎恨也先訓之嚴後人自不當置議論於其間但性之有無善惡則當舍此而別論之乃無隱避之嫌而得盡其是非之實耳善惡二字便是天理人欲之實體今謂性非人欲可矣由是而并謂性非天理可乎必曰極言乎性之善而不可名又曷若直謂之善而可名之爲甚易而實是也比來得書似覺賢者於此未有實地之可據日月易邁深可憂懼幸加精進之力入細着實仔細推研庶幾有以自信益光前烈

或言季隨才敏曰只敏不濟事須是慤實有志而才敏方好若小小聰慧亦徒然熹向見季隨固知其不能自立其胸中自空空無主人纔聞他人之說便動季隨在湖南頗自尊大諸人亦多宗之凡有議論季隨便爲之判斷孰是孰非此猶張天師不問長少賢否只是世襲做大

宋之源　躬之潤之汪

宋之源字深之雙流人父若水轉漕閩中之源兄弟皆獲從學於文公之潤字澤之之汪字容之

備遺

先生答深之書三聖相授允執厥中與孟子所論子莫執中者文同而意異蓋精一於道心之微則無適而非中者其曰允執則非徒然而執之矣子莫之爲執中則其爲我不敢爲楊朱之深兼愛不敢爲墨翟之過而於二者之間執其一節以爲中耳故由三聖以爲中則其中活由子莫以爲中則其中死中之活者不待權而無不中中之死者則非學乎聖人之學不能有以權之而常適於中也

近年學者多不讀書見昆仲篤志如此甚不易得所恨相聚之晚不得盡吐腹心前日臨岐不勝忡悵然

講學貴於實見義理要在熟讀精思潛心玩味不可貪多務得搜獵敷衍便爲究竟也

大學是聖門最初用功處格物又是大學最初用功處試考其說就日用間如此做工夫久之意思自別見得世間一切利欲好樂皆不足以動心便是小小見効處也

科舉事業初無高論賢者俯就盡有餘力既知有命之說則日用之間內外本末不須作兩截看必先了此然後及彼也

答澤之書曰大抵今之學者之病最是先學作文干

祿使心不寧靜不暇深究義理故於古今之學義利
之間不復能察其界限分別之際而無以知其輕重
取捨之所宜所以誦數雖博文詞雖工而秖以重為
此心之害要須反此然後可以議為學之方耳
答容之書曰所喻讀書未能有疑此初學之通患蓋
緣平日讀書只為科舉之計貪多務得不暇仔細凡
看文字不問精粗一例只作如此涉獵今當深以此
事為戒洗滌淨盡別立規模將合看文字擇其尤精
而最急者虛心平氣熟讀精思令一字一句皆有下
落諸家注解一一通貫然後可以較其是非以求聖

賢立言之本意雖已得之亦且更如此反復玩味令其義理浹洽於中淪肌浹髓然後乃可言學耳示喻為學之意益以精專而兄弟相勉見於詩什深慰老懷更有蘇范諸賢相與切磋尤以為喜所問持養觀書之說前此講之已詳約而言之持養之方不過敬之一字而讀書則世間無一事是不合知者但要循序量力而進耳

考亭淵源録卷之十九

考亭淵源錄卷之二十

葉文炳

葉文炳字晦叔浦城人淳熙甲辰進次家居數致書請益於文公及至官文公自漳浦還以居官臨民之法告語甚悉歷知仙遊縣終奉議郎通判和州

傅脩

傅脩字子期豫章進賢人從文公遊嗜學篤行有聞于世既而學禁方嚴脩居父喪衰服謁武夷求銘於文公公書云予觀其冠屨應禮而戚容與之稱言辭

懇懃情旨酸辛爲惻然動心焉坐者無不加歛未幾文公卒明年且塟脩奔趨而至俯伏於道若將隕焉是時縉紳畏言學學者更名他師至有弔賻不及門者脩毅然不遠千里哀號痛慕若此此可以觀其人矣

陳總龜

陳總龜字朝瑞建陽人居與文公鄰壯老相遊從於學無不通貫登紹熙四年進士注吉州永豐尉未上而歿

孫應時

孫應時字季和餘姚人爲制司幹官文公在浙東諸議荒政列薦于朝慶元中爲常熟令立言假祠終邵武軍通判

備遺

先生答應時書曰來諭諄悉備詳爲學次第甚慰所懷大抵學者專務持守者見理多不明專務講學者又無地以爲之本能如賢者兼集衆善不倚於一偏者或寡矣更望虛心玩理寬以居之卒究遠大之業幸甚

陳枅

陳枅字自脩福州長樂人父宋霖爲同安令與文公
爲僚友枅因從遊

備遺

枅問如何是反身窮理曰反身是着實之謂又曰向
自家體分上求

問天理真箇難明己私真箇難克望有以教之先生
曰公不去用力只管說道是難孟子曰道若大路然
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往往公亦知得這箇道理好
好纔下手見未有入頭處便說道是難而不肯用力
所以空過了許多月日可惜可惜公若用力久亦自

有箇入頭處何患其難

枅嘗問先生自謂矯揉之力雖勞而氣禀之偏自若警覺之念雖至而怠惰之習未除異端之教雖非所願學者而芒忽之差未能辨善利之閒雖知所決擇而正行惡聲之念或潛行而不自覺先覺之微言與論讀之雖閒有契而不能浹洽於心意之間如何曰所論皆切問近思人之爲學惟患不自知其所不足今既知之則亦即此而加勉焉耳爲仁由巳豈他人所能與惟讀書窮理之功不可不講也

先生語枅曰看公意思好但本原處殊欠工夫莫如

此過了日月可惜

汪德輔

汪德輔字長孺饒州鄱陽人

備遺

德輔言令人看文字義理如何得恁不細密先生曰只是不曾仔細讀那書枉用心錯思了孔子說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正謂這樣底所謂思而不學則殆殆者心隉杌危殆不安尹和靖讀得伊川說話熟熟雖不通透渠自有受用處呂堅中作尹墓誌祭文云尹於六經之書耳順心通如

誦巳言嘗愛此語說得好但和靖却欠了思

姜大中

姜大中字叔權

備遺

先生曰長孺叔權全似江西學問氣象但叔權天資慈祥長孺資禀粗厲失於太快

叔權也是箇資質好底人正如吳公濟相似長孺正好得他這般人相處但叔權也昏鈍不是箇撥着便轉挑着便省底於道理只是慢慢思量後方說得若是長孺說話恁地橫後跳躑他也無柰他何長孺叔

權皆是爲酒所使

先生問長孺所讀何書長孺誦大學所疑先生曰只是輕率公不惟讀聖賢之書如此凡說話及論人物亦如此只是不敬又云長孺氣粗故不仔細爲今工夫須要靜

叔權自言終日無思慮有寂然不動之意汪德輔疑其已至先生曰只問他還能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否須是窮理若只如此則不須說格物致知問如此則叔權之靜未是至曰固是

劉學雅 弟學裘

劉學雅字正之建陽人觀文子羽之孫馳騁東西爲諸侯客已而以憤世嫉邪斥辱權要罷歸田里學求字傳之知撫州刻規約于學以示學者時一至爲解說義理之學移知邕州秩滿召還後以疾累得郡不赴終中散大夫

劉學古

劉學古玶之子屏山之孫文公婿也嘗爲臨桂縣令弟學博俱從文公游

備遺

先生嘗謂學古曰康節詩云閒居謹莫說無妨君道

無妨便是有妨要做好人則上面煞有等級做不好人則立地便至只在把住放行之間爾

丁堯

丁堯字復之崇安人篤厚慈良有志爲己之學從文公遊而與蔡季通友善早卒文公記其墓

周元卿

備遺

元卿問着心讀書有時半板前心在書上半板後忽然思量他事口雖讀心自在別處如何得心只在書上先生曰此最不可所謂不誠無物雖讀猶不讀也

李亢宗

李亢宗字子能泉州南安人刻志問學服習儉素儼然一儒生無貴介氣習文公稱之

包約 弟揚遜

包約字詳道揚字顯道遜字敏道建昌南城人兄弟皆嘗學于陸子靜既而從文公游揚嘗錄文公論文之語爲文說一卷

備遺

先生曰令顯道輩便是以清虛寂滅陷溺其心劉子澄輩便是以務求博雜陷溺其心周公思衆三王以

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聖賢之心直是如此

蔡季通被罪詹元善為調護先生初亦欲與經營顯道因言禍福已定徒爾勞擾先生嘉之且云顯道說得自好未知當局如何

先生曰許道資稟篤實誠所愛重所與顯道講論竊恐却與去歲未相見時所見一般蓋熟處難忘所驟聞者未能遽入而復失之耳

答敏道曰承喻粗心浮氣剥落向盡閒居意味殊不淺自許如此他人復何所道區區覺欲寡過而未能

耳

真德秀跋顯道講義云紹定已丑屆致家塾君首以夫子之志學孟子之尚志爲兒輩言之次論人性之善所以可爲堯舜者明白切至聽者忻然忘倦蓋君早從朱陸二先生游得諸傳授者旣甚的而家庭伯仲自相師友切劘講貫壯老如一故其所造益以超詣今年七十有八矣浩然之氣略不少衰稠人廣坐音吐清暢隨問響答往往破的

方耒 弟禾

方耒字耕道莆田人少孤其弟禾來禾皆自教之家

貧奉毋典衣不足繼以鬻田兄弟杜門力學已而見文公于建陽乾道中登第調善化尉歷知潭州攸縣邑有茅將軍祠慿民歲取人子女殺以祭名曰樂神耒始至牒諸保聚藁於祠中遣吏酹以文而焚之其害遂絕復因文公謁張敬夫官終宣教郎知福州連江縣禾字耕叟同游文公門下公語以改過修已之方莫切於論語弟子入則孝一章禾佩服終身

備遺

先生答耕道書曰向者妄謂自立規程正謂正衣冠一思慮莊整齋肅不慢不欺之類耳此等雖是細微

然人有是身內外動息不過是此數事其根於秉彞各有自然之則若不於此一一理會常切操持則雖理窮玄奧論極幽微於我亦有何干涉乎前書所謂捨顯過憂小失正謂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之類舍此憂彼則為失其序耳若日用工夫果能謹之於微不使至於形顯則善何以加但恐言太高而難踐則非所謂切問而近思耳

蘇宜久

備識

宜久問欲觀易先生曰易是箇難理會底卒急看未

得不若且未要理會詩書執禮皆雅言也看來聖人教人不過此數者公既理會詩了只得且理會書理會書了便當理會禮禮之爲書浩瀚難理會不若且買一本温公書儀歸去仔細看易不過只是許多路逕節目自然漸次理會得

陳希周

備遺

希周請問讀書脩學之門曰所謂讀書者只是要理會這箇道理治家有治家道理居官有居官道理雖然頭面不同然又只是一箇道理如水相似遇圓處

圓方處方小處小大處大然亦只是一箇水耳

鄭光弼

鄭光弼字子直

備遺

先生謂子直曰書雖是古人書今日讀之所以蓄自家之德却不是欲這邊讀得些子便搬出做那邊用易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公今却是讀得一書便做得許多文字馳騁跳躑心都不在裏面如此讀書終不干自家事又曰義利之辨正學者所當深知

任忠厚

任忠厚字正甫遂安人

備遺

先生謂正甫精神專一

鍾唐傑

鍾唐傑宜春萍陽人

備遺

唐傑問窮理持敬曰此事不用商量若商量持敬便不成持敬若商量窮理便不成窮理須令實理在題目之後

閭丘次孟

備遺

次孟言嘗讀曲禮遺書康節詩覺得心意快活曰他本平鋪地說在裏公却帖了箇飛揚底意思在上面可知是恁地康節詩云真樂攻心不奈何熹謂此非真樂也真樂便不攻心如顏子之樂何嘗恁地曰次孟何敢望康節直塗之人爾曰塗人却無許多病公正是肚裏有許多見識道理攪得恁地呼喚來又舉曲禮成誦先生曰但曲禮無許多呼喚曰次孟氣不足曰非氣不足乃氣有餘也

元昭

備遺

先生語元昭且要虛心勿要周遮元昭以十詩獻詩各以二句命題如實理之類節節推之先生指立命詩兩句幾度風霜猛推折依前春草滿池塘既道佛老之非又却流於佛老此意如何元昭曰言其無止息曰觀此詩與賢說話又與此只是要鬬勝知道安用許多言顏子當時不曾如此此只是要人知安排飽飣出來便不是末篇極致尤不是如何便到此直要撞破天門前日說話如彼今日又如此只是說話

元昭告歸先生曰歸以何爲工夫曰仔細觀來平生只是不實當於實處用工夫曰只是麤除去麤便是實曰每嘗觀書多只理會大意元不曾仔細講究曰大意固合理會文義亦不可不講究最忌流於一偏明道曰與賢說話却似扶醉漢救得一邊倒了一邊今之學者大抵皆然如今人讀史成誦亦是玩物喪志學者若不理會得聞這說話又一齊棄了只是停埋攤布使表裏相通方可然亦須量力若自家力不及多讀無限書少間埋沒於其間不惟無益反爲所害

先生問元昭近來頗覺得如何曰自覺此心不實曰但不要窮高極遠只於言行上點檢便自實今人論道只論理不論事只說心不說身其說至高而蕩然無守流於空虛異端之說且如天下歸仁只是天下與其仁程子云事事皆仁是也今人須要說天下皆歸吾仁之中其說非不好但無形無影全無下手脚處夫子對顏子克已復禮之目亦只是就視聽言動上理會凡思慮之類皆動字上包了不會更出非禮勿思一條蓋人能制其外則可以養其內固是內是本外是末但偏說存於中不說制於外則無下手脚

處此心便不實外面儘有過言過行更不管却云吾正其心有此理否浙中王蘋信伯親見伊川來後來設教作怪舒州有語錄之類專教人以天下歸仁纔見人便說天下歸仁更不說克己復禮

黃立之

備遺

立之問常於事物未來思慮未萌時覺見有惺惺底意思故其應變接物雖動却有不動之意存未知是否曰應變接物只要得是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此可以盡天下之事若須要不動則當好作事處又傞

過了

黃達子

備遺

達子言思不能精之病曰硬思也不得只要常常提撕莫放下將久自解有得

李伯誠

備遺

伯誠曰打坐時意味也好先生曰坐時固是好但放下腳放開眼便不恁地了須是臨事接物時長如坐時方可如挽一物樣待他要去時硬挽將轉來方得

丘珏

丘珏字玉甫邵武人學禁嚴珏遂謝場屋

備遺

玉甫作別請益曰此道理儘說只如此工夫全在人人却聽得須了不曾真箇做須知此理在已不在人得之於心而行之於身方有得力不可只做册子工夫如熹文字說話朋友想都曾見之想只是看過所以既看過依舊只如舊時只是將身掛在理義邊頭不曾真箇與之為一須是決然見得未嘗離不可相捨處便自然着做不能已也又曰學者肯做工夫想

是自有時然所謂時者不可等候只自肯做時便是

也今學者自不以爲饑如何強他使食自不以爲渴

如何強他使飲

江元益

備遺

元益問入德曰德者己之所自有入德只是進得底

且如仁義禮智自家不得便不是自家底

元益問門人勇者爲誰曰未見勇者

林叔和

備遺

叔和別去請教先生曰根本上欠工夫無歸宿處如讀書應事接物固當用功不讀書不應事接物時如何林好主葉正則之說先生曰病在先立論聖賢言語却只將來證他說凡讀書須虛心且似未識字底將本文熟讀平看今日看不出明日又看看來看去道理自出

鄭仲履

備遺

先生謂諸友曰仲履之學只管從小小處看不知經旨初不如此觀書當從大節目處看程子有言平其

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可見矣

郭叔雲

郭叔雲字子從揭陽人熟於禮學

備遺

叔雲問爲學之初在乎格物物物有理從何處下手曰人箇箇有知不成都無知但不能推而致之耳格物是格物理至徹底處又云致知格物只是一事非是今日格物明日又致知格物以理言致知以心言先生教叔雲曰爲學切須收斂端嚴就自家身心上做工夫自然有所得

馮德英

備遺

先生與德英說爲已爲人曰若不爲已看做甚事都只是爲別人雖做得好亦不關已自家去從師也不是要理會身已自家去取友也不是要理會身已只是漫恁地只是要人說道也會如此要人說道好自家又識得甚麼人自家又有幾箇朋友這都是徒然說道看道理不曾看自家身已如何會曉得世上如此爲學者多只看爲已底是如何他直是苦切事事都是自家合做底事如此方可不如此定是不可今

有人苦學者他因甚恁地苦只爲見這物事是自家合做底事如人喫飯是自家肚饑定是要喫又如人做家主要錢使在外面百方做計一錢也要將歸這是爲甚如此只爲自家身上事若如此爲學如何會無所得

林仲參

備遺

仲參問下學之要受用處先生曰放底倚卓在屋下坐便是受用若貪慕外面高山曲水便不是受用底舉詩云貧家淨掃地貧女好梳頭下士晚聞道聊以

拙自修前人只恁地説了

劉淮

備遺

淮求教曰熹無別法只是將聖賢之書虛心下氣以讀之且看這箇是那箇不是待得一回推出一回新便是進處不然只是外面事只管做出去不見裏面滋味如何責得他

許敬之

備遺

敬之侍教屢與言不合先生曰學未曉理亦無害説

經未得其意亦無害且須靜聽說話尋其語脉是如何一向強辯全不聽所說胸中殊無主宰少間只成箇狂妄人去

劉淳叟

備遺

淳叟問方讀書時覺得無靜底工夫須有讀書之時有虛靜之時先生曰熹舊見李先生嘗教令靜坐後來看得不然只是一箇敬字好方無事時敬於自持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便自然該貫動靜心無時不存

先生見淳叟閉目坐曰淳叟待要遺物物本不可遺
坐間有及劉淳叟事先生曰不意其變常至此向時
來相見極口說陸子靜之學大謬熹因詰之云君子
靜學術自當付之公論公如何得如此說他此亦見
他輕薄處然熹初間深信之畢竟自家喚做不知人
先生云辨姦論謂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慝
每常嫌此句過當今見得亦有此樣人熹向年過江
西與子壽對語而淳叟獨去後面角頭坐都不管學
道家打坐被熹罵云便是熹與陸丈言不足聽亦有
數年之長何故恁地作怪

陳寅仲

備遺

寅仲問曰劉淳叟方其做工夫時也過於陳正已及其狠狷也甚於陳正已陳正已輕薄向到那裏覺得他意思大段輕薄每事只說道他底是他資質本自撈攘後來又去合那陳同父兼是伯恭教他時只是教他權數了伯恭教人不知是怎生地至此先生笑云向前見他門人有箇祭文云云其有能底則教他立功名作文章其無能底便語他正心誠意

戴明伯

備遺

明伯請教先生曰且將一件書讀聖人之言即聖人之心聖人之心即天下之人之心之理且逐段看令分曉道理固是自家本有但如今隔一隔了須逐旋指磨呼喚得歸然無一喚便見之理如金谿只要自得若自得底是固善若自得底非却如何不若且虛心讀書

徐琳

徐琳字元明括蒼人

備遺

元明與鄭子上同見先生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今江西諸人之學只是要約更不務博本來雖有些好處臨事盡是鑿空杜撰至於呂子約又一向務博而不能反約讀得書多左牽右撰橫說直說皆是此理只是不潔淨不切要有牽合無謂處沈叔晦不讀書不教人只是所守者淺狹只有些子道理便守定了亦徑約之弊

孫吉甫

備遺

先生曰看吉甫書見得是要做文字底氣習且如兩

漢晉宋隋唐風俗何嘗有箇人要如此變來只是其
風俗之變滚來滚去自然如此漢末名節之極便變
作清虛底道理到得陳隋以後都不理會名節也不
理會清虛只是相與做一般纖豔底文字君臣之間
把這文字做一件大事理會如進士舉是隋煬帝做
出來至唐三百年以至國初皆是崇尚文辭鄭子上
問風俗滚來滚去如何到本朝程先生出來便理會
發明得聖賢道理曰周子二程說得道理如此亦是
上面諸公那趲將來當楊劉時只是理會文字到范
文正孫明復石守道李泰伯常夷甫諸人漸漸刋落

枝葉務去理會政事思學問見於用處及胡安定出
又教人作治道齋漸漸得近裏所以周程發明道理
出來非一人之力也

杜斿 弟旝

杜斿字叔高金華人旝字幼高自經史諸子皆有論
辨名粹裘集凡十卷

備遺

先生謂叔高曰學貴適用

會可幾

備遺

先生謂可幾日事不要察取盡

徐子顔

備遺

先生曰子顔一室蕭然有以自樂令人敬歎日用工夫精進如此尤爲可喜若知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則叅前倚衡自有不容舍者

或問子顔先生曰其人有守但未知所見如何

郭植

郭植字廷碩廬陵人

備遺

先生問廷碩今如何曰也只如舊爲學曰賢江西人樂善者多知學者少又說楊誠齋廉介清潔直是少謝尚書和易寛厚也煞朴直昔過湘中時曾到謝公之家頽然在敗屋之下全無一點富貴氣也難得

考亭淵源録卷之二十